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字溪集卷四

宋 陽枋 撰

書

誨少箕癸卯侄昂

何來曾說見得天地一箇大裏萬物零零碎碎盡在其中相爭相靡相誇相耀各自見他别有世界可喜可樂而不自知特滄溟中一浮漚沙礫初何足道那是如此說正欲姪輩大做心懐令與天地同其廣漠則自見得

世間萬事萬物都不濟事則心體静虚豁然大公仁道流行無邉無際富貴利禄金珠寶貝屋守田宅顔貌容色青春芳年紛競馳逐從此剪斷想後來所存亦畧見得是如此屢觀來書於言語覘之矣此知崇之學也今既脱得此一邉了却又須於事物紛擾轇轕之中觀之會通以行典禮春夏秋冬生養斂藏富貴貧賤浮沈利達少壯衰老飲食起居凡人情之所不能免者都一般一件與他接應酬酢令各得其宜各適其所而於應事

接物處把前日高明廣大道理牢守堅執隨宜區處而終不為他事物牽引帶累方是裁制得宜便見仁義準則只是恁地更無不知不覺被他纏繞與去做拖泥拽水的事矣所謂隨而不隨方不失為隨應而不應方不害其應便是能定能應無將迎無內外此則聖人於天地相似的意思不是禪不是仙如此應來應去漸漸熟了便見得化而不測的氣象似此下功方是有用之學所謂妙萬物者亦初不離乎萬物也若都齊遺了天下

萬事萬物則學要做甚只是如今學者先要見得大本用十分功夫通貫合爲一心之主大本既立然後生枝出葉開花結實撒出做不妨若心中初無此道理一向便要應事接物漫説於此要學聖人終只走向錯處去做終身終無所得當初聖人教人自掃洒應對學去此是教初學小孩時事只縁孩童未有大知覺所以教他且恁地習去到他強壯鮮悟時自與至道相會今姪輩既有年歲當是大學成就之時不容更如此下功却從

源頭理會而散之於事事物物方得濟事吾向來所言
為知崇說今所言為禮卑說當初不言此一段意使姪
輩先窮究天地大本一邊做然後合匝若知崇禮卑一
時衮說恐又晦而不明煩擾紊亂則學不成所以又似
與前賢不同者此則劣叔各有見而如此不欲拘於先
賢之法門而要歸一致而已承報及讀詩傳不覺吟詠
之深夫求道亦如此未見道時只知浮世濁俗日夕所
見似當然如此既見得至道了外面紛華便不干事所

以行起坐卧云為動作只知參前倚衡都是此理靜時如醉如癡動時如顛如狂凡作一事做一件必誠必敬蓋心志精專用功縝密古人事為多如此今世忽畧怠慢窮智力以求利所以見人詫怪他元不知其味不見其好也且如今時得一件古者製作便十分精工妙密令人做他的不得便可想其不是一朝一夕草草倉忙的事今人讀書便要及時省觧了當便要即日成聖成賢一不如所求當時舍放了如何學得大學中庸孔孟

事業姪輩既有自得更宜精進此是自家心中獨自曉解的事不可與旁人說的亦不容著語雖著語亦不道得那妙處喜處自樂處終是說不得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鳶飛魚躍然是費形容了學如元凱徒成癖文似相如止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亦必有間而及此開一姪亦煞進日夜與語甚暢快而有文公所謂說得太快之病天地間事不是一言片語可了禪家道大千諸世界普見法王身他說了曾做

得甚如今只是力行能行得些子便有些子道理看人著力如何今人說做得一件是亦自好細思之一件事亦何曾都做得是只大綱箇穩煞有未是在若太快說了將來便是不用功只成窮禪

與誼儒姪昂書

官事本不累人在古人是行所學今人只為不曾致知所以覺得反為人心之害去年黔中収姪書說小兒資質固好只恐為官事累今到此觀之果有此意思此皆

是未做官時學力不充見識未定一旦登仕版便隨波逐流莫知主持今日日爲他點檢病痛頗磨得分數將來也是四十歲方說得成就只令他就兩考求教官遠闕而歸十分下精神讀書數年必有自得亦趣其未甚冬烘可與講究耳今年杜門謝客把從前書仔細詳玩見得越越難說難行越越下喫緊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見聖人立卓殊不可及又恨休官不早悠悠過了數年矣但血氣頓衰亦覺光陰不多不知更進幾分苦思

與姪相遠不能日夕相近動著便説有時合當商量處甚多過時又多忘去紙上寫歸的能幾何乎然心中所言筆端亦莫得而盡甚覺此地孤单只須良朋數人相與討議庶道有所開廣則樂何可言進可姪自是通曉明悟如姪與談義理時下亦明知好處境界才言語落時又世俗名利沒溺之態即復如故將來只是畧曉得恐行却難也若要大段曉得須是十分痛將舊習掃除文公所謂從頭拆洗然一番亦不淨且做十年説却須

有得令人學得深知得實的人只開言出語動容之間便見了姪見性未必似進可姪時緊却深潛反覆然後得之所以便有服膺氣象此尹張久暫之别處也某若西歸只於山林村落潛心玩理求所未至不欲更泛泛悠悠坐失難得之光陰也某見今時煞有圖象講説了此學極是支離散漫後學必多訛誤甚為斯道憂如今玩聖人之言惟日孜孜猶未見其當來本心是如何才見些子小小徑路便躍如其中懽喜叫呼作天來大世

界喚人共看囬視數千年上聖人在何處㚻日夜為此懼所以不欲贅一辭於聖人經書只求為深造之學耳况世俗各有議論是其所是丁寧痛切言終無益講説一事甚非叔之本心也近來便看中庸大學語孟否何時已曉得的今又不然了姪必自知之此學時時不同年年别有好處

與袁峽州書

領翰擘緘不徒故人之情隆厚其實亦足以見方寸静

定學力至到令人景慕今時位望稍高則辭未免有富貴態公謙謙有終非真自得焉能如是來教謂其留有餘不盡地步以遺後人似有未安古之聖賢仕止久速一惟理道義命是聽豈復商功計效觀孔孟顔閔曾雍便自可見某歲晚叨冒便是造物不使過有所為况值時艱職守卑賤一件做不得漫食君禄實用自愧投閑置散乃分之宜存留地步非本心也公心志恬退殆與某相似長令郎令歲登第季駒已捧能書盛事一時萃

聚然亦豈公用心謙退以塞此地步哉大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道理自然如此但積善者初不為有餘慶而為之耳承知㸃得數秩書不虛度日月且自覺嗜學不衰鷄鳴而起不知年數之不足甚善甚善此意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相類必高明洞達一疵不存然後説得如此亦可以見教一二俾得以繼踵躡足同此樂否人生到得不知老之將至便是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分量㚸亦畧窺見此形象而行有

不至殊自慊悵切望誘掖教誨之甚意雖不在仕進却欲與同志之士講明義理之學庶或有晩輩樂向此邊則吳時亦可助扶正道開淑人心亦不爲素隱而無補於世也

又

相望千里江山隔人然聲氣應求有非遠近形迹之所能間此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想君子方寸均同此也忩山慾澤名塲利肆滔滔歸往不可禦遏而契丈悠然見

南山文公言復小而辨於物是大黒暗中忽然一㸃光明迥與衆别如契丈襟期又豈止一㸃光明合下如此融透更願涵養精進須到聖人無復境界甚雖不日見睟盎顔色而每於辭氣間决知能了此事如今眼前殊未見知而好好而樂之者甚老矣無得欲投閑就僻更讀聖賢書數年而時事未寧邇來局勢又改不知秋聲復如何只須跧隨分臨時相度而已不能預為謀也近上投簪之請甚非本心頑鈍不知人意却以光泉壞之

說外自紛紛其謂掛冠求遷秩大是貪名自家既已不要此物是事都不計較便了何必更求人知邪此世人之失而兒輩乃欲效之亦足笑訝

辭平舟聘禮書 程都大名逢辰

伏惟明公自建臺至於開閫西川之士所以續畫殊勳絺繪盛德者充篋笥而盈几閣矣其腐火宵行敢近太陽飛邪惟明公持一定力而消危疑西蜀生靈倚公為命時邁其福則亦與人之所樂道也甚無一營營掩關

倦坐忽賫翰與殊禮俱來光寵華煥驚喜加集啟緘伏
讀知君子用泰不遐遺而録小善於時事艱棘中創見
盛典令人感慨興起但某暮景方得師餘三十年痛自
鞭策而爲頭力盡病痛百出加以衰朽侵凌目昏健忘
實不堪表儀後來之秀文公反小山操正爲素隱者設
某非敢膏肓泉石惟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負初心視
影崦嵫分當置散耳光霽融明必能憫而諒之腆儀不
敢祗拜敬就來介回納名樽跪受薦嘗但恐十分醉而

光風一片飛耳魚腹之南洪雲垂天其父子得以相依
陟此晏歳開春曲望昇小學生奔走于前一鈌彼時尚
得支笻負墻與立游楊之雪至幸至願

辭佘古愚聘禮書名晦四川制置

玆承用上敬下專介賜緘曲有招徠之命且欲使國人
有所矜式閣下求賢高誼薄日月而齊霄壤矣其有何
學問足以當此曩者曾聞性善度先生敎以天理人慾
界限不過日用常行隨事省察服膺二十年斯之未信

記問之學何足為人道邪加之崦嵫峻迫疾病零丁去歲健忘目昏今兹足膝攣急正朱文公所謂無復強健之理其摧頹如此只得分安閒適委順俟命實非隘軒冕輕後學以為高也寶帖敬用襲藏腆儀不敢祇受謹再拜授來介回納隆暑漸至步足當騎邊師老矣更冀感厲將士茂立殊勲慰君民重望憑楮僭越伏乞鈞照

與文活庵書

明公跡欲藏而道彌顯上新美治化思賢側席華職寵

加溫旨促召在明公一毫無所加但生民熬熬日在膏火鎮望先生道援斯世席之康莊南寧雲蘿煙壑恐非久焉依戀之所也其自顧摧頹與世乖謬日望溫風廬月欲伴幽姿小草娛晝其間不謂化爐穹壤又歸埏埴鈞播中莫自隱退靜思活庵胄次一理融明八荒同宇隨物付予成象成形益足以見其之固陋寒淺恍恍然自覺如徹惝懵樂不可盡爲感不足言也但恐一溺宦海把握不牢不無俯仰馳逐之迂濡首覿顚失此良貴

益用戰懼昔伊川言今自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的不得和靖謂只當時起來便錯了真儒大賢尚且如此不才何人敢當以理自守益堅初志黽勉奮發求進此道聽其所成庶無負知遇而已

與蹇晉堂書

某往桃源寓居有靈巖一寺洞徹山後小溪清泠自洞流出寺亦高敞幽邃可以娛志可以玩書然百念俱灰生此浮世無一物可欲只有一箇性理是靠實受用欲

得可共商量數葦共話旨趣而不可得掩關兀坐無言
度日而已伏覩來書立志高邈見道明徹力行靜定滔
滔逝川有此特立人哉肅容企敬懐不能已繼而靜念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鴥鴥易污錚錚難全
醊糟揚波既非聖人之道危行言孫全身遠害亦有良
躅夫子仕止久速之規孟氏就三去三之論簡兮之詠
考槃之什綽有鳶飛魚躍之天圓融和會左右逢原君
子果無入而不自得也世道轇轕百累滿前何日瞻晤

一吐浩蕩乎

與宋東山書

啟蒙先天三畫八卦圖説所謂四正乃東南西北四方為四正故乾坤坎離為四正卦兌震艮巽便不是四正了其乾坤坎離謂之四正者翻來倒去一卦只是一卦變易不得故曰四正其震倒便是艮巽倒便是兌所以大過中孚頤小過便是兩卦翻轉作的便與乾坤坎離不同又中孚是厚畫的離頤是大的離小過是厚畫

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四卦又是坎離之變乾坤變不得所以為大父母到這裏坎離便不是乾坤矣兩圖方位似亦各有意未容便咎覆梓之誤也文定八卦只言巽艮半用乾坤不用與文公坤猶半用乾全不用不同抑別有見乎

寄示誼儒姪昂

昨趙傳之書云易上下經卦不等對以反對算之元只上經當十二卦下經當十二卦亦見其用心好學却更

令看上經當十八卦下經當十八卦陰陽爻策數皆等亦足見易之自然也近収黄都運書見教宋壽卿反乾坤二卦圖説乾後三畫屬坤坤後三畫屬乾乃隱然之否泰他以十二月建律吕相生推之亦自好却要不用火珠林配納甲法以為差誤所以黄先生得得來問葢火珠林坤卦是乙未乙巳乙卯癸丑癸亥癸酉壽卿云坤初六當未六二當酉六三亥六四丑六五卯上六巳他要配戍乙未乙酉乙亥癸丑癸卯癸巳所以見丑卯

已屬乾是隱然之否卦他却未曉地右運之說黄先生則以坤下生故自酉至亥亥而丑卯巳未亦差講夀卿書尾又引麻衣易當於羲文心地上馳騁勿於周孔脚跡下盤旋此是戴主簿僞書文公所親見而作文闢之矣夀卿未見文公說故引用然未知四聖人如何分心地脚跡又何馳騁盤旋也此𤰞黄漕使書已辨之矣

與宋東山書

納甲不足以比禹文惟權其輕重自是如此然姑以擬

其似云爾況以聖人在時斥去納甲而不用乎大撓作甲子那時便有支干了聖人自曉得所謂治歷明時當時只付之羲和成周職之太史算來亦不創出於漢儒要此不必深辯吾人如今只是用心於內力求仲尼顔子樂處曾子忠恕一貫使心中義理如日之中天則六合之內不遺微小容光必照無往而非日之所到也何伊川見尹言明説得一句是則令更涵養歲月易過義理難窮直須要到精義無二何思何慮處若才見一義

便執定論辯一二年尚凝滯不消亦一件病痛也乾坤坎離爲四正此自康節及前賢皆如此說只以先天圖中墨界子不正子午卯酉之中亦看得好但康節謂數常踰之不必乾坤坎離正端在墨界中譬如重慶府主豈必在重慶千里之中帝王都邑亦如此却須喚帝王所都爲中正方得若用墨界爲中則凡以何卦當之千萬不必於此枉用功夫論納甲事其不是道尊友無孜證亦不是要存近忘遠但尊友所說是律吕相生耳而

納甲又是配六爻法若言起歷自是用律呂相生若言納甲又當從配六爻法兩不相妨而不相合便如伏羲先天是定體的易大禹九疇是尊陽抑陰之易文王後天又是日用之易却不容伏羲之書執定其說而以九疇後天為不可信從也易學有多少千門萬户曲學名家亦無不皆通則有醇疵偏全淺深而已尊友更數年淹該通貫渙然氷釋怡然理順便無這般拘礙那時胷襟與天地為一百家之說嘒彼小星亦無庸為言矣每

辱惠教雖不能熏香再拜未嘗不肅容整襟莊誦字字句句玩而味之時一展玩以自警省來教謂一語不及毋乃以為不可教胡為發此言也豈賢友之心與氣尚未平定乎南軒與文公書有云謂其怠而不敬與夫因循不敏則可若謂有意逆拒人則內省無是也來教有謂讀書辭殆有怒髮衝冠之象理之所在心平氣定而出之可也某安敢過分南軒但以前賢朋友之間每每如此竊慕效之而樂為尊友道也壽卿言乾上三畫屬

坤坤上三畫屬乾爲隱然之否泰於此十二月建律呂相生中得之足見用功之深亦是一議然文公啓蒙言成數中之七九爲陰中陽似與壽卿言乾卦上爲坤合至生數中二四爲陽中陰却與壽卿所言坤卦上爲乾異後來文公與旻先生言楊宗範說元亨屬陽利貞屬陰說得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陰坤之元亨是陰中陽乾後之三畫是陰坤後之三畫是陽此却更當消詳也夫月建自未而酉酉而亥至丑卯巳序則然也而納甲

所配則地右運也已作圖上呈矣但律呂相生法與八卦納甲各有攸當如先天後天雖不同而用無不合文公與李方子說火珠林是漢人遺法後魯可幾問卜筮恐不如今之火珠林文公曰恐亦有這法如左氏所載支干納甲配合似不可廢如遇屯之比不用屯辭亦不用比辭自推一法恐亦不廢此道理則火珠林亦未可輕議也壽卿言今古治亂晝夜皆否泰之運實爲之亦有此理但有乾坤陰陽消長而後有否泰若舉天下萬

事盡歸之否泰則六十四卦中只否泰爲主而不知其實乾坤爲之恐寖失易之根源否泰元則文公屢言其有未盡處不及詳覆壽卿又言能於羲文心地上馳騁不於周孔脚跡下盤旋此乃南康戴主簿僞作麻衣易之語文公常與可學言不知心地上如何馳騁此足以破其妄矣

與誼儒姪昂書

蒙和拙作俱善讀易書懐幾句極有至理到尾間一句

尤見徹可與入德矣伊川謂和靖更在涵養敢以復告

某非世所謂恬退者日日汲汲於此道恐歲月之不我假決不爲枕石漱流索隱之事耳所附數紙俟仔細看之惟是傳註當時各據所見所聞而言豈能便合聖人之心漢儒雖號近古已有不可信處何況後來自非聖人復生豈能上通千載如洛中諸先賢及文公乃是理精義明故其言可依據雖不舉合聖人之心亦不遠矣

又

比承附到伯強書而賢姪謂思無邪之難此不過念頭初萌時著功夫便似船開頭秉水脉様到是行處十分要照顧兩邊令無觸礙直待泊得安穩方是所止處所言欲字善惡相半是矣又謂多惡少善算來善亦未曾少萬事萬物皆有善惡存乎其間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循天理處便是善徇私欲處便是惡也可欲爲善欲善而民善欲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欲無言欲行王政何往非欲何欲非善夫子言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欲

得好處便皆善已所以七情不可去一只要在道心惟微上著意也

又

既於性分義理用功已深覺得胷懷浩蕩活潑又當詳悉討究九經一遍觀聖賢心法治法立經陳紀規模法度所以防人情立人極與世迭遷遞降不拘不執曲盡古今事物之變與夫天文地理風俗之異物産之宜其間推遷更改淳漓厚薄治亂興亡之故一一看過使自

心通貫曉解然後見得爲國爲邦致理制治自有時措之宜如此方爲有用之才有用之學不然只做得箇談經說史秀才與坐禪入定一般有事到面前便排遣不去聖人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不是觀會通便了須要行其典禮方得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不只繫辭便了須要斷其吉凶方可夫子又言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學者須要自家了得人事分一日得君行道須是使天地萬物四海九州含靈動植我有酬酢

對副他教各自順道理的著數手段方得如此了方只說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方只說得窮則獨善達則兼善方只說得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若猶未也只是瞞人自欺為有愧怍亦多矣姪更勉之

答誼儒姪昂書

所諭性命之說甚見用功深至以某觀之只是孟子道性善一句壓盡天下萬世論性之說無復可議蓋自太

極而觀故有陰陽理氣不可偏倚然理則自無所謂惡
而氣則不無善惡之異但太極所謂陰陽之氣亦皆是
清明淳厚的到得付諸人處各自地子不同便有善有
惡所以前賢謂之氣禀之性然此又是孟子下一層若
孟子則直說繼之者善未在成之者上說所以萬世無
獘理氣雖同得於所禀却於向上的數層別了譬之傳
神漸模漸差不是當初真的了生之謂性告子只於人
物生處便鶻崙地謂之性所以孟子後面用犬牛人折

之便自窘了又何疑然氣禀大率是陰陽寒暑有正變

昏明清濁并人之父母情性氣血資質各自不同却用

太極説不得

又

來書言父母性情氣血用太極説不得此固是他地子

不同然末世氣數亦與上古時别且自數十年來何曾

有陰陽和順的一年乖戾舛訛都不是熈熈怡怡時節

加以地氣四分五裂人生其間汲汲孜孜於利慾之場

晝為夜思都是物慾孟子夜氣之說到此亦難講了此事都不容說也旻先生易說刋亦無妨然此則文公與先生講論卦爻的言語旻先生所得不在是也且如何來二弟問自強不息先生云你午刻要睡時振腦不伏睡便惺推去便是自強不息先生蓋得易於忘象忘言者矣

貽炎卯書

聞汝得韓帥舉次任便可求教官用功讀書窮理必有

進步也世道紛紛瀾趨川決立脚者少今時正如百萬
衆人羅綺紛雜膠膠擾擾遊於百花園林錦繡巷陌春
風駘蕩光塵飛揚髙軒大蓋朱輪玉驄衝奔戞擊悅目
娛心莫知所止却不知春樹盡芳年減人散馬寂景變
象移有何着落古人謂萬事看悠久只有聖賢與天地
相爲無窮耳餘則浮花浪蘂剩紫閒紅旋開旋落濟得
甚事吾祖宗世世積累故渾厚善良之氣鍾萃接續子
孫多有賢質汝與開二亦可人意只是要力學力行請

彼道真入見聖賢了當已身復以傳子孫而及他人此亦是仲尼顏子樂處一件事也我瓜熟了亦欲掛冠退休若更陳明甚覺失了本心此却待為汝言之耳丹藥時亦服數粒頗覺有益然全是盡心默坐存養則血氣不至頓失也

答王三之書

雷風恒風雷益之義且如雷聲自空而下被風更送他來如墜在人面前使人震竦便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

爲益也雷聲自空而下被風却送他遠去其聲漸小人便視以爲尋常不生恐懼修省之心所以爲恒也嘗在鼓樓下聽便曉此意當擊鼓時適然有風吹送鼓聲來震撼只在人耳傍便是風雷益之義當擊鼓時被風送鼓聲去其聲漸遠而小便是雷風恒之義又曰離爲陽卦而陰在其中坎爲陰卦而陽在其中此是陽中包陰陰中包陽之義曷不觀之火乎火之光明可以照耀四方八面而火之中常黑莫能自照是陽中包陰此離中

陰也曷不觀之水乎水之深澄湛然莫見其底有人入到水中開眼却見水底分曉是陰中包陽此坎中陽也又曰先賢論天命之謂性只是與人說影子要人自去討究蓋命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有生時付與我此道理則謂之性

寄諠儒姪昻書

兩次收書即言觀心煞是長進更在勉旃如今後輩少人才都是無人倡引之所以如此姪資禀正當可以入

道只是識稍遲記稍緩亦無妨此和靖所謂將來保得者不知啟蒙等書已看得熟未若前相與觀者既熟更看伏羲一見河圖如何便着乾坤坎離居四正兌震艮巽補四隅大禹一見洛書如何便次得九疇依彼次第如五行皇極有些道理易見其餘疇當時極是難着此便是希賢希聖之一法門不可病其難不可空放過何所以說易有幾多重數看了一層又一層高在未易了下也其只在西湖九里松閉戶玩易及看詩傳不曾謁

朝貴不復有所干求仕進灰冷唯小兒洛咺不已謂姚著郎云考致仕有贈典及泉壤此專求教官歸更忍恥三年而入山林究竟所學耳近到文考功處渠雖事佛而於易學大非世人所見此一日問離卦中如何有網罟小過如何有杵臼夬卦如何有書契咸之九四夫子便說得許多何思何慮至屈伸相感一段出來足以見其見到識明用功極深非常人比便是希聖之學甚畧隨見答之文丈亦以為然

與前人書

昨所疑數事間有索之過處易學只看卦是甚卦究其名義大槩了其六爻雖各隨時取義然終不離得卦毋又只順聖人言辭語脉求之便得其正亦不能執定拘前賢所解若有不通須玩究却只要平易不要崎嶇深遠不必背畔自為之說如夫子彖象繫辭傳是多少分明顯著若說道理斷只用夫子為準不過詳明之而已易元無出於聖人言語之外者只是力行求至行得一

只是自家的一尺行得一事是自家的一事行來行去到那快活時和前時講不得的也都曉了若行處有阻滯抵礙亦因以見我所講不通不明處易學二百餘家當只詳看伊川晦翁所言便有八九分明了衆說只須猛省一觀不必人人與之辨析如入通都大邑看珠玉綺羅文繡鋪席處處焜耀花眼亂心到底只有正當靠實一兩鋪只主意於此買賣便了安能徧逐眼界遮攔令盡乎姪年已如許才見聖賢地步分曉便勇力進步

且直截去源頭坐定了徐徐縱觀四方八面儘不勞心勞力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氣象若今時只埋頭章句文義煞然有旁蹊曲徑萬水千山到幾時鑽得盡此是十四五二十歲時學來只得濂溪與李初平說話便如此所以某言千書萬紙不若對面說一解為活卓也今既各有縈絆只務見是行終有到處

與誼儒姪昂書

此番煞有曉解精進處更極致其知而力於行道無終

窮愈玩愈明愈求愈有蓋一爻一象該天地萬物之理假使心思雖窮得至却未曾遇得此事亦輕易過了又復廢忘一旦事來又無以應之所以學者只大概說得易而終不能用易也聖人心與天地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是方寸間事斂而為一散而為萬隨處隨足隨應隨當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無非自然學者須要十分用力推究把持玩味縱未到得以一貫萬亦會有五六分漫漫不已豈不渙然怡然矣乎勉之

與誼儒姪昂書

所言乾健之學安敢到此不勝赧愳但拳拳自勉希見此氣象而已所謂肥遯之心甚勝則其實欲志嘉遯之文而未能肥遯者合下超出利名仕進之表不與世相接如其則奮身場屋獵取科第但見世衰道微志願必不得伸毅然投簪實非得已嘉且未能豈肥也哉老而益壯此王復豪之言可以警衰起懦却入聖賢閫奥不得賢姪自言讀書之功拈起放地昨蒙希尹惠書正說官事

埃塵都不成學其答云吾人幼學壯行公既自科目中出職司訓導身居幕府所幹何事正當於日用常行泛應曲當件件物物以當然之理酬酢令無愧於心即便是學舍是不為更於何處作功夫若必待閒則合下莫染吏俗如顏閔樣方得賢姪且欲架閣易起看春秋其謂易之理隨百骸四體不呼自來不求自應左右逢原如何架閣得且易與春秋相為體用易便是春秋之體春秋便是易之用明得易則曉得春秋明得春秋則易

在其中矣姪謂春秋真出於聖人之心法微顯闡幽爲可懼大槩得之矣盍不思夫子得易之妙用耶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於千百世之下不得已而作春秋寓刑賞勸懲於一言之間精微妙密曲盡當時之人心天理而警省萬世之人心天理無非闡造化明王法揭中正杜邪枉扶人極於天下後世此聖人之大用未易以管窺蠡測言語盡而文辭釋也游夏不能措一辭劣叔謂非不能措辭聖人言近而旨遠簡而博淺而

深不容一毫有所增損雖欲措辭多見其不知量只得默識心會而已所以伊川終不肯觧釋畧説數條以開後學然有好意思在文定不得已而釋之其間盡引伊川之言其餘皆叅帝王之法文公尚云但不知當時夫子之意果如此否則此書當研精熟玩而未容開口也劣叔近往常德正與長兒評訂一二今吾姪偶及此畧述其懐以冀沉潜玩心也所言俟求僻静教官一再消詳夫歲月易過官塵撲人終無暇日其以爲或再省也

字溪集卷五

宋　陽枋　撰

書

示姪昻書

近來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乾之為雖改頭換面取象取義各自不同只是一箇乾道變化得恁地所以一爻便有一天理纔天理處便只是乾兩間萬物萬化雖陰陽四時山河大地輾轉生出然都是乾健

爲主當借他面貎模子變化使形色散殊羣分不同而已只如人一生有多少膠膠擾擾的事元只是一心對付將去對付得成時只是一箇乾若心纔不健處事便不成乾所謂健非强猛勇敢之謂信得過看得徹行得竟處便是雖順亦健也其見得如此行有不逮每勉欲及之心力向衰照顧或不前如婭以爲然望力行之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悦之葢信是真實信得過便不脚前脚後照東照西徹始徹終便是打得開透時

氣象宜夫子深以為說也六十四卦只言九六不言七八蓋九六則能變七八變不得了元下半截屬亨亨上半截屬元下半截又屬利利上半截屬亨下半截又屬貞貞上半截屬利下半截又屬元循環無端不見其始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道即易易即道如何隨時變易却從道若晦翁在時此也着問不知當時門弟子如何亦不能疑難及此辭變象占是就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上說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是專就卜筮上

說聖人說話横來豎去都合道理看易不可拘執當以類推譬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只舉一義若類推則君臣夫婦兄弟皆然如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只得對以知禮乾健二字千難萬難不便體得或學者能立脚做去也只做他坤順的至於乾健則未及也廣是平鋪的大是包上下四方大司徒廣輪之數便是箇廣故廣生則歸之坤大生則歸之乾又曰廣大配天地大明終始幾句是易之大綱領下只說六爻一元一歳一月一日

一時皆然自始至終自終反始此事甚大孔子於乾之彖言之豈可容易聞看過伊川取辭不取象亦未安蓋有象之後方有辭以明之聖人取象只舉大綱的如乾終不只是這天與龍及人君兩三事象有言聖人者有言君子者有言先王者亦只是舉一義以為象便如畫卦影子一般錯綜之法只是三數之五數之甘節伯夷叔齊也苦節龍逄比干也愚夫昧易而不知非不知也不能明之也才士口易而無益非無益也不躬履實踐

也童蒙有易而不露非不露也無人導之也太極日日判兩儀日日分若理會得面前的便可理會得圖上的理氣妙於無跡其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易見其用該理氣而神或謂乾坤生六子當初畫卦時元同時生只是既畫之後方見得是乾坤生六子

與宋東山書

近得覸友兄易學一二如乾自是有許多樣說話但尊友言之太詳不便說得那一箇乾如伊川解文公尚云

說得人事儘好只是本卦爻未著實蓋遊騎太遠不免失中軍將也古聖人合下便說出那卦說中那爻後人猶自解脫不得所以先賢人一一疏解已說盡了只有些子未周緻處更從而為發明之便好若要旁蹊曲徑一一推窮尋究令無遺逸是多少言語雖極心思費辭說萬萬千千終說不盡而我反散精敝神而支離蔓延矣某之學只是見得一句明便要行得一句到才行不到終日憂悒求其所以不到之因而必要至之往往解

說䟽畧而于前輩議論不能徧閱亦自知其有寡陋之失矣

與黄循齋書

伏拜寶翰之來整裾莊讀如坐春風曲蒙戒名俾承謦咳曷勝忻懌今之世望穹職尊不以富貴自高則移氣養體孰肯篤志斯道縱有意翻閱亦不過資舌本懿文華而已去聖賢豈不邈乎逕庭耶吾鄉不以軒冕累其心而有志希聖者惟明公及文趙而已然年皆半百遭

值時艱胷次大負抱久矣卷而懷之後輩利名纏縛不肯擺脱閒一言半語以曉解心性此實大可憂者如公力可成就晚俊盍擇其氣質可與語道者羅而致之食息言語步趨皆有所養異日成就出為世用必有可人意者此性善先生素志而不得遂者也公以為如何某比到此時獲見學齋惜其登舟臨别不及細叩所得蒙惠類藁亟啟而觀見其論河圖數九乃本之鶴山正與税巽父所論不同疑而啟問學齋云曾見魏立齋説文

公晚年亦如此改正圖說矣但其卻未之聞抑未之見也啟蒙乃性善先生所刊親為之跋未曾說九為河圖加以希夷康節所傳亦不如文公之語意學齋亦尊所聞而然耳似此便是後學無所折衷道終不明矣

與趙傳之書

來諭云學問是靜中涵養為第一義令人竟日欣然此便是文公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的氣象賢友識見廣大自得已深云胡不喜但又云體驗省察隨所發處

逐件整頓則臨事讀書都覺有力如此却是涵養而後
體認意似倒些所謂聖人將許大始終萬物着在艮卦
上以靜為本動為用恐着在兩字未瑩八卦之義皆是
自然不待聖人安排然終萬物處亦不都是靜然有作
用在自出震至成艮都是運動流轉無一時停息如秋
斂冬藏看他斂藏亦多少用功着力所以聖人言貞固
足以幹事幹是十分用力在艮是時止時行動靜不失
然後其道光明靜中元有動也夫子仕止久速便是如

此前賢以明鏡止水比聖人他終萬物始萬物便去了寂然不動之心畢竟形容不盡賢友言屈伸至崇德數語甚都要如此看高意以為如何文公賜祖師帖中語賢友看得甚好足見大有長進矣甚老矣掩門兀坐於十二時中觀三百八十四爻焜耀流轉就其間求乾健不息之理而捉摸不得徒切浩嘆而已聖人逕庭遠不可到

與趙明遠書

比蒙諭諸儒訓解元有說未盡處足以見極深研幾用功精緻但天地之道紛綸雜揉變化消息無有窮極自是先賢不能以言語說破伊川道說得七分算來有七分在後來文公備論詳說亦只到得七八分萬萬千千如何說得盡如今只於先賢說了處與他疏解已大費辭元無窮盡況未說到處乎自強不息之語易說而自強不息之事難當一日之間多少事為能自強不息使件件純乎天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終竟一日便是日至

如此存心煞是功夫力量方見得易之難行所諭虛心靜對忽有所見便是復小而辨於物須是有懽喜活潑處了至於乍見隙光俄復失之便是未能自強或作或息又被私意引去矣然見得失處煞是好了可以體易矣其坤卦謬論只是說一卦都是坤順當初如何有戰野堅冰之戒蓋是陰才一些不順便有此害人才一些不順便凝固物慾堅不可破疑陽而戰野之事其隨時取義自是不同然只要一箇順便無許多不好事文公

謂占得坤卦便是大吉之卦則坤本自好何常與陽爭只爲沴氣激成方不好陽生於下已是有朕兆以陽健而進勢欲消陰老陰凝固嫌陽之來自是戰何疑之有

與前人書

伏領賜翰句句謙卑自牧想判府作此書時心和氣平融然天理之流暢更有甚人間富貴爵禄在方寸乎自非觀象玩辭深有所得已自知之而人所不知安能如此台意之所到亦其意之所到曷勝喜慰忻懌邪所謂

知四十九年之非便是豁然大覺悟雲捲而日中天雪消而春四野文公論復其見天地之心有云如大黑暗中忽然一點光明便灼見天地之心判府七七四十九年一旦解悟非七日來復而何然此心元只在我不是今日方討得只從前有些遮障未能致知格物被世俗昏昏引去如醉如夢今忽被書來喚覺見得天地廣大聖賢事業本自如此樂不可言矣昔人有云我何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雖則幻言亦有些意思但向

大羅時却不是便了更要與理會

與前人書

判府玩心義編妙極閫奥天理一說不徒言之知之好之而且樂之自非識見高明洞見天地萬物之理與吾身出處語嘿周旋動作同一流行同一運行安能及此便是身到長安四方八面道理交貫千門萬户逐處洞開令人倍萬喜悦雖則如今已到地位然便須委曲周折仔細與理會過向有人以譙先生見得見乃謂之象

一句則三百八十四爻都在其中問文公者公云此只好説話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多少事在須一一與研究始得今判府既得其要領更望詳其節目

與前人書

喜知官清事簡留意易書今時不以好爵自縻而篤志好學者如判府丈廣史二賢皆能不以富貴累其心而求為聖賢之歸蜀雖佔危殘破而生意不絶者以有此氣脉充壮之耳天地間賢人君子所聚便可卜旺氣向

時明道先生見橫渠不存而橫渠門人寖寖彫謝以為關中旺氣衰深有可憂後果有西師擾亂天下騷動學士大夫關繫安危如此今人只知安遠之策在武功而殊不知有元氣者為之張主此獨可與足下道也但今時易學不下百餘家皆能釋字義講爻象說道理而迹其為人則往往與易不相似則其所言未必真知易惟伊川易傳言人事最切晦翁說易於卦爻義最精而二先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後學於此折衷焉可也連辱

教章言言以學為事則知義理之心勝而富貴之念輕矣昔伊川謂謝公師直以運使而能屈節問一主簿為深知易今判府即其人矣

答前人書

易惟乾坤二卦是天地健順乾斷不可一毫私意議惟上九言有悔夫子言是以動而有悔則只說人到乾上九便退有何悔若坤則於初與上致穉陰極陰之戒然以坤之本體求之則坤只是一箇順亦無堅氷戰野之

失自二卦之後則變化生生却多有悔吝凶咎所以夫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則或吉或凶却在八卦八卦相錯之時所謂兩儀四象只是純然健順之氣那時未見吉凶在里意謂玩易只須於四聖人卦爻象辭平易思量去使純乎天理之正勿以後世人僞私慾參之并勿引惹背意方見得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潔淨精微而吾之所以日用常行都自有純然天理一脉平平坦坦安穩快樂所得

徹頭徹尾時是甚次第更說甚王侯卿相與夫釋老昇仙入定驚動天地便是剥之碩果不食伊川言剥于上則生于下人生至此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其因判府屈已好問之篤率易言此便是濓溪令二程求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也

答趙倬之書

所問河圖生成數相乘為四十五生極於五成數至九合而言之五九合四十五及一年中八卦各得四十五

自是可通大抵河洛兩圖是道之體用凡所謂道無出於此兩圖之外者莫不皆通愈求愈有只是要入身子體之為難只如孝弟二字一日十二時中有多少未盡善處須要行得似曾閔充而至堯舜方是極頭來諭震乾巽艮坤兌變而坎離不與亦看得分曉然兌震巽艮凡兩卦倒轉成一卦如頤大過中孚小過文公以為皆是坎離之變頤是大的離中孚是厚畫的離小過是厚畫的坎大過是大的坎則坎離未嘗不變更細思之近

來熟看雙峯五行生出次序并金陵擬議周先生二程先生之說其釋周程則善矣五行生出之次如邵子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乃水先生又岐黄書論人之生也男先生左腎女先生右腎都是先生水其金木土聖人言其氣雙峯論其質又言程子未見濂溪太極圖更當詳思熟議也聞執經問道者甚衆此尤當今仕進者之所無然其竊有一說姑以見意夫光明者聚蠹之階錚錚者招怨之府有明倫之主而人情舍此安之此固慕羶

懐德不容却去但謙謙有終勞而不伐功而不德歸美從長無形一言然後為至希夷謂名者事物之所忌宜深體之所謂一陽至六陽踈密始難終易之説甚看得好晦翁與門人亦曾以踈密處為難説足下既言六陽則六陽亦然陽固難長易盈却方盛時已有衰倚之陰之盛頓然便在眼前却不知如何亦如此先踈後密又春分卯中秋分酉中與卦不相應這處亦難説康節如此言時必復有意乾鑿度亦是一件文字但易書除希

夷康節伊川晦翁之外或得或失中間亦豈無是處又如朱漢上輩亦有好處亦有不盡處惟麻衣易是南康戴主簿所作晦翁已辯其偽此却不必讀也

與税巽父書

伏覩啟蒙小傳自圖象至卦爻及上下經皆不離乎九仰見用功精密之至葢用降嘆但其間畧有可商量處序中取揚子雲謂文王重易六爻此漢儒之誤前賢已詳辨之矣恐更不必引用後學必生疑惑也河圖虚五

與十關子明文公雖會如此說却别用起一義以圖觀之則未嘗虚也下又言河圖洛書十無位洛書則可言十無位惟河圖則十隨五在中所以文公啟蒙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則是有位矣所言六極與五福同居九疇此是洪範所陳耳箕子亦不敢分明說六極是十洛書分明除却十數今既言易學只當據圖中見在說所言文王諦玩洛書而作後天卲子止言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東南長子用事

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兊艮為偶又曰震兊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尤雜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全故當不用之位似只言八卦交而為後天文公亦如此說却未見因洛書而作後天之法象也所畫奇偶圖奇圖甚穩偶圖二屬乙十屬癸此兩數俱歸坤令乃止言離巽更有說否十數蓋乾坤鎻了頭尾而六子居中也生成圖較差他處尚未活然恐更有深造千萬下教

劄

代上謝司諫劄子

某頓首再拜揆令春事縹緲萬緑紛敷恭惟某官仁義前陳嘉猷辰告神休正直台候之福如川之增某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有嚴吏墨上塵記司伏祈省視某月儀長語不敢效世俗竊惟先生以忠正誠明之學格聖天子好賢樂諫之心九重寸地清虛四海受福之地也天下受其賜者造化亦厚其報當然之理耳自天申之夫

豈人只某恭審國之有諫官所以正救得失獻替可否警悟君心之要職也寶紹以來有美無規朝廷氣象淹淹識者嘆恨自先生晉登言路有謀必告有懷必陳糾繆格非必欲杜羣枉而開衆正一言脫口天下誦詠四諫風采復見今日豈可與鳴朝陽者同日語乎渡江諫官惟龜山先生議論尚剴切至今頌美執事可齊肩而比迹矣中興之治敢為天下賀

又

其合陽晚後粗知讀書自習聲律已服大名於方册繼
記年誼惟不獲叙團欒之拜情分竟踈濶鄉閭歲被邊
禍寖寖不可支持豈無巧婦柰亡餺飥之資何其久有
江湖心而義不能昨春攝守昌溪今已獲汰而本闕亦
遂過滿勢可遂其瞻依之情謹述愚見裁成短書因便
申繳望賜覽矚借順風而俾之前浩蕩之懷不日傾寫
伏楮曷勝拳切

通夔守田都統劉子

其半生碌碌未得晉謁光儀每聞襟量豁達浩無邊際
用不敢贅時俗長語上瀆融明首乞崇諒其前年奉華
光先生誨語聞談及判府碉門雋功老仙撫掌擊節稱
誦再四坐間諸名公莫不欽服判府投機應變之妙畧
不世出謂邊鄙得賢如此太平有期咸欲賡滴博蓬婆
之詩為判府賀比來老仙視師漢沔乃煩牙纛鎮夔殆
有深意此地荆襄咽喉西蜀根柢知判府必能以守碉
門者守夔則可無後顧直指漢中今果坐策殊勲凡我

師得志于外者不可謂非守於内者之力公論如此非倖非倖學生炎夘顓蒙寡學天假其逢獲在照臨之側判官不以年少書生斥去之乃寵遇異等推置赤心夫何修而得此第晚輩乍遇殊知陶冶之賜大矣其謬悠分職四月中已遂過滿使長不許遽辭絆以權倅強顔負乘倍益羞怍近日力稟已為申上差正官不過初秋出江未審學生可乞假一會涪上否蓋拙荊未祔先塋欲議歸藏此願才畢當伏謁戟轅致九頓之謝未見顔

色修辭冐昧無任戰懼伏乞照臨

代賀喬賓王入幕劄子

恭審某官心晝孤高材具卓越物來能名恢恢有餘事至能應多多益辦闔垣圖任舊人共政置公崇幕葢將相與上下議論舉彫瘵困竭之蜀而春生之平凖權衡時措得宜闔闢弛張機會切中自今操贏責以佐中興士安不専美於昔矣某假守三峽中如坐深井底聞鴻最晚賀燕尤稽海月孤高爛照此心想不容形遁也昌

溪乃高人舊遊澗黍嵩禾夢想可數下流田易之禁既嚴齊民薇蕨之歌已賦其固分甘菽水與晚猿夜鶴歌舞飛仙之遺風而薰煎坐困根本當念夜登籌邊東望舊隱亦有以慨明月緑蘿之清閒而憐之乎僣瀆惶恐

賀王禹錫使君就制幕交割劄子

某借恩光於桃李塲中舊矣粧紅靚白終不足以續畫春風惟粹抱和襟容而諒之某曩擘牋事長方懼玷瀆辱賜寳翰字字嗚謙一誦一感自後翹企烏樯不復上

狀情文有踈而炯炯寸丹惟杓與岱七月伏覩制劄促
先生來赴黔山千里一時改觀其不勝嚮風踴躍謂歸
舟晚節有華其遇繼聞又以宗風徹暑為期私計鄙懐
重在愛敬其親非過為恬澹虛徐以土苴利禄誦聖賢
之書身聖賢之行既見君子心胡不降恭審先生搢紅
新滁油碧借留蜀文章士揚鴻名譽盛德入耳而不煩
矣其謂人誇五馬貴先生輕千駟而勿視人羡兩轓朱
先生厭文繡而不貪人喜二千石先生薄膏粱而弗嗜

夫畀虎符鎮龍藩列五馬祿二千石運幄中之籌無足以譽先生者惟象緯不移躩𪓟章坐入手拜舞斑衣問安燕寢黔南分野正南極老人星樂旺之地此其所以百拜喜舞樂為先生道也其滿替已久趍參有期先此申賀伏乞台察

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其伏以五陽為夬六畫臨乾恭惟某官榮辭九棘入面三槐鼎鼐新調天人叶贊鈞侯動止萬福某迂踈小吏

感戴洪鈞踢蹐修辭凌兢叩閣瀆尊是懼鑒在為榮

又

其竊以天者道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莘澤必被於匹夫商霖澁蘇於大旱今强敵殘暴日甚遺黎思活尤切望雨以道援天下以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

至和兩間謦欬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其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相難晩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敵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泰山此尤光前絶後巍巍勲績無與爲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相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温公等輩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

服人却萊歸疆賢可希聖幸無自遜若曰漢唐以下總總相業則渣滓下風矣其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漕稠人中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為偉人矣是秋遴名榜末以事奪不得與仙舟俱東非公相外其實自外也自縻薄宦一向不得上牋記仰止呉雲不違景刻蜀事漸費支持幾思出闗依借華樾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溪今幸汰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采葑菲此天假某亦依乘風雲之日也冶金爕桐

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敬淪賤以候從者知已在前長鳴振鬣

又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

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頽洞之秋而唱為仁義道德之説眛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敬聽之也恭惟大丞相國公先生性焉大學之藴情焉大學之著言焉大學之文行焉大學之事自著為圖條分句析明其為一貫忠恕之義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

允蹈闕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詳刑而
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
天下一事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為之大學
用功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
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甚嘗謂天下之治不可以
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
吐哺以羅天下之賢傅説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
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

沈田于下僚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孫吴羞
比管晏者淹田於散地處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
御史學士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没於卒
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
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歴代人材隨上
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滃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
治今相公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彦四十
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

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量材受任何間山川𩗗𩗗稱事奚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倣其失但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遷延遲迴分别踈外則西郊密雲而苗其槁矣甚於巳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特賜鈞翰於安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

柢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萬里綳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説為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昌黎上宰相之書之萬一大木為杗細木為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冐昧狂言惟相公裁察某再拜

代上游克齋劄子

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罷廣宇凞晏海内之士刻氷鏤玉摹寫象似竟何足以髣髴其萬分哉某惟知朝用真儒以來帯水息投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遂

娑滴博絶無旁蹊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别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了辦邪然壘守般攻技各有窮廟堂邉鄙願堅初心軫慮良切其非謂相公蜀人僕爲蜀士援天下以私一方葢頭目背膂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護於此爾

代文考功到黄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上狀塵溷瑩聰諒已呈徹鈞覽矣某老無肖似顓顓蝗粟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

斥而黜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踈陋豈稱班聯
隆命飛來愧汗交作盛心難於重違已于十一月理舟
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
雪飄薄凌震弱質不禁岻峪喘嗽萎薾疾證轉加實難
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
填委狼狽受賜深矣情廹意誠不覺煩瀆惶恐萬倍伏
乞鈞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宇溪集卷七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曾照

字溪集卷六

宋　陽枋　撰

劄

寄黄漕使循齋劄子

其比曾修書付何韋申候起居但霖雨幾六十日江水洪漲泝流必遲延未審已達聽官否此間二十二日忽聞將星無光不勝駭愕此事關係不小飛報廟堂動經閲月全在上幕明賢合力聚智撫慰軍民靜鎮確守環

四方之境遠諜揚旅益張勝勢使人心安堵覘國者無得而窺則帷幄有人全坤生靈恃以無恐昔楊儀當兩軍對壘之際尚能南轅返旆以走仲達今距敵甚遠霖潦方降百川泛溢敵人萬無竊入之謀此天假我修明之時然不可不曲盡周密之防慮外方之伺釁敵人之起懐以俟局勢之定也聞先生暫應副四川事宜此固臣子報國之日却須自監簿宣機倍道馳歸方有商略如文活菴亦人望所歸前時之去元帶大制參職事亦

可委曲詳報令暫回司共為措置庶處分得宜切中機會其雖投閒置散與蜀民同一安危良有不遑寢食之憂而足下又當事任艱難之中尤深憂愛所以譊譊不能自默不覺煩瀆僭乞舒諒之此間二麥俱為積雨所傷城壁極費修完人心不無皇皇幸得曉暢軍事者為主米價亦平殊喜人意長學生祗今未至想是漲江為阻但殊不知音耗良用憂之也草草占覆伏乞台照

與黄循齋劄子

其入秋兩承賜書矣此間屢易帥而城築薦興殊無上渝人船之便申敬遂簡蒲兄登叔道隨朱制機泝流忽然起離不及裁書就托申致下悃不審道及否也某嘗先生及李判府拈出賤姓名于權司已曾具扎辭遜矣玆蒙平舟先生特遣禮幣叔季齊招令人與起但某學術空疎不過當時所聞性善蓮溪二先生一言半語深自省察求以寡過所謂腥涎不滿穀聊足以自濡者何學問可為新俊遊道耶昔游楊大儒得伊洛正傳以遊

太學多士猶以異類目之其實何人敢容喙于藝圃捧腹效顰漫貽識者掩口且某自比年齒脫五六目眵暗而心健忘衰懶殊甚良不足以副招延只欲父子相依涉此殘冬俟來春小學生滿替同舟而上支節伏謁傾控數年違遠之懐然後隨意去來時聽誨益則所願也過平舟乞申達鄙意前蒙賜學生書許以任滿出檄切望留意韓連帥城舊治形勢甚壯高廣不減于渝真一大藩屏惟工役浩瀚而錢糧窘澁耳若天相其成則吾

蜀後户之固而荆襄藩籬之壯也

答前人劄子 寶祐乙卯

某月初曾草草用牋申叙足瘡不可以屨所以遲于趍見之由兹被賜翰方知前書未達急遣人物色則所附之人淹旬逗遛淩雲距門闌舟行僅兩舍音問難到如此曷勝怏悵且知牙檣復爾歸幕相距稍遠承教之期邈在秋風情切依戀某老無肖似極蒙知其方寸方招呼薦達屢屢疊疊甚願控寫中曲求以少補高明去冬

伏謁巢得欵曲而西歸之初人事奔走徒困酒食不能
一吐情素春中自可摳衣而先生衮衮建臺學生又有
分司之役甚見其不諳煩劇與之俱來非得已也歲月
空邁義理不進仰天拄頤不勝愧汗當今如明公篤志
好學者能幾而甚不能急速親仁以求加益其不明之
至者也竊惟于今所急不在講明時文當急于刋剔人
心之蠹引之于聖賢逕庭于夫人動容周旋心思好尚
察其受病之處痛下針砭俾成有用不然春華秋姸娛

情悅目弄倒世界正坐于此似不必攻治也地震大變此間亦然雅江分流入夷境處山崩壅水浸沒百餘家死者五六十人五寨之境雨雹有如杯者真可駭懼竊聞上之人又有雲南遣聘之舉鞭長元自不及馬腹況策折箠短涎不濡㲉而欲化被遠徼彼或借助無以應之實生戎心而勍敵又得以為辭後户自今其可憂矣其耿耿不寐容以私告他不能悉浩蕩也伏乞台照

乞解職劄子

昨以霖潦敗稼傷民曾具申控伏乞收回攝倅職事自
後昕夕惴惴仰覘天意而陰冷連綿至昨晚雨勢如注
達旦不少息早上陰雲四塞雨又淋漓大至天變如此
豈薄罰輕恕而已邪惟明公政事宜民百廢具舉無召
釁之端獨惟某以過濫合去之人滯留喙粟又且負乘
非據所以天厭神怒降此異災庸彰譴告某不勝駭懼
戰慄請勿以書生所陳為迂速申大司差賢德之人前
來管幹仍乞收回事權併歸使府主當如此則天意必

回沉陰必斂太陽必舒餘分之麥可收黔民不致顛隮溝壑昔人謂烹宏羊天乃雨今日斥退某天必霽雨暘之理一也去不賢之吏以回天意古今亦一也願判府果決速賜舉行某無任真誠懇切

回涪州士友為予父子設宴劄 時予長涪之北巖堂季兒攝宰涪陵

老翁難出冒熏巖下之香童子何知謬製江頭之錦方慙有是父而有是子何乃以為賢而以為能感深樂豈

之招顏厚忸怩之色尚聆清絶冀滌塵煩

通新紹慶守王座主劄

其伏以即日槐龍舞綠笋豹抽斑恭惟其官幕望穹隆帷謀妙密策勲油碧開府南黔百職交孚台候動止萬福其贊脩渠厦喜溢言樞闖瀆電嚴尚祈汪浸竊謂動靜者氣而無動無靜者理實運其機形色者身而不形不色者心實妙其用心與理一身與氣一先生其人也鍘籌有請竿牘實贄惟高明諒之某恭審先生道德眞

儒文章宗匠舌本四庫似不能言心地八窻居然自晦靜對三槐之蔭清臨五桂之香藩帷卓卓之能聲棘道生生之治最州而天下謂先生自此升矣白雲蒼狗善萬卷而藏握手幾失君丈夫自有真遇古人用蜀定北先安南恵然此來收南人之心為得漢之舉太守之樂𢈔不在乎山水之間也其世業儒書少頗有志當世飛騰暮景疢痼煙霞凌雲得風枯荄晚翠世道轉艱抗塵遐徼愧甚初心恭承洪雲南垂遡風怡懌人間果有二

天哉聲心駢儷伏楮凌兢電瞬昭回氷懐融燠尚當振諸生之鷺逐兒童之馬九頓以誦恩斯勤斯其么麽低棲敢遑上詞寅惟緯躔煥象鶱祉綿延風乎詠歸曰俟予潔

代紹慶王守上余制置軍前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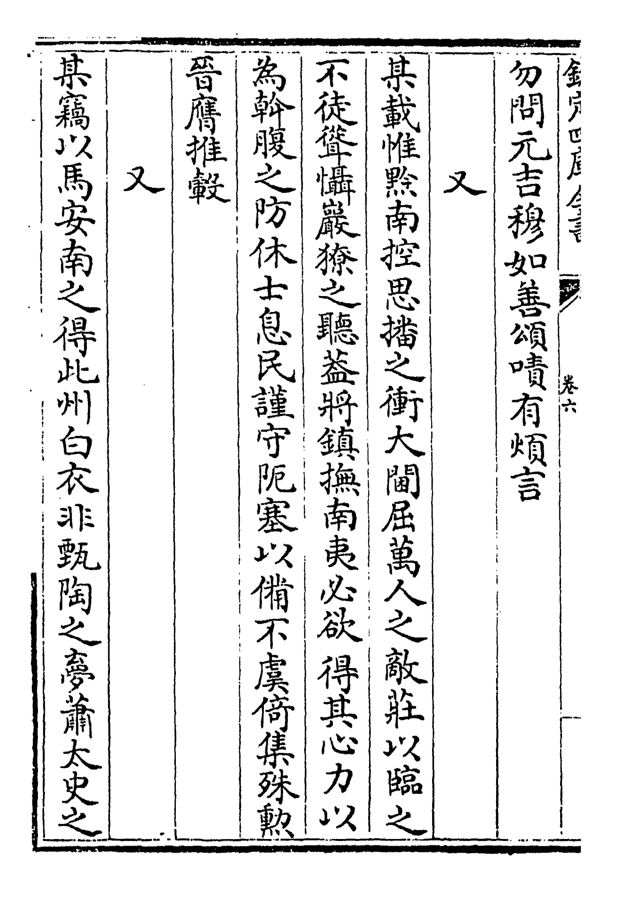
其仰惟日月麗天奴隸皆知其清明用不敢模寫繢畫以瀆崇聽伏乞諒察其恭承獎率三軍慰漢中父老雲霓之望乘機順動取勝必其萬全但兵難遥度守固征

強在多算知無遺策矣蹇淺識見豈能測其端倪耶惟
背春涉夏先生以君民社稷倚重之軀枕戈擐甲與士
卒同甘苦于閬風颯日中一柱擎天四蜀奠枕夷猶民
社者獨無愧于心乎其久矣爪熟尚茲匏繫不能戎服
鞍馬效馳驅于十乘啓行之先例東高閣食息悚凜尚
當屬耳執律秉鉞之期進爵馬前百跪起以稱賀仲夏
漸熱敢祈萬萬葆愛
通紹慶守劄

其伏以霜華漸肅月琯惟良恭惟某官仁被專城頌騰五袴端倪不滓憑翼有嚴台候倍擁川增之祉其疏瀹研烏詞承油碧仰贄鴈賓之敬少伸鵲遶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

又

某恭審士豫表儀朝家柱石幾年出塞數十州鏤腑銘心一麾守黔方千里舉手加額香凝燕寢竹引鳳吹雛彭水凝氷麾園試雪而五溪民和播為身和視履考祥



勿問元吉穆如善頌嘖有煩言

又

其載惟黔南控思播之衝大閫屈萬人之敵莊以臨之不徒聳慴嚴獠之聽葢將鎮撫南夷必欲得其心力以為幹腹之防休士息民謹守阨塞以備不虞倚集殊勲晉膺推轂

又

其竊以馬安南之得此州白衣非甄陶之夢蕭太史之

牧此地黄魔顯佑助之功由千里而陟殿巖先一州而
及天下造物葢有待也雖蠻煙瘴雨中方沐祥雲瑞露
之化而九重念玉關人苦一札從天四輩在道五溪父
老豈容持使君足而不使之仙去邪其久矣拭目

又

其自慚竊禄亟願投簪時方荒邵圃之瓜地難種陶籬
之菊昔遊昌溪望美人而懷靡及今趨黔水見君子而
心則降嗟苑結之幾年幸趨承于一旦不辭冷宇知有

主人在泮獻功願備史克之頌磨崖紀績當賡元結之辭行睇重雲距躍三百

又

某濫恩帝京職教使府行將祇服賤役蕪陋俚語申控心聲齋宿然後敢言頓首望予其進其分位有嚴安敢晉越仰申月地雲階受祉既多之問照臨伊邇惟潔已以奉約束

賀趙守劄

其伏以即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把繡晝遊
皇華夙駕荔江思詠梓部懽謡百職後先台候動止萬
福某四月初方聞被㫖䕶試銓闈繼聞榮除東憲黔中
音便罕端未敢孟浪申賀比承内機府户檢法兩翰并
此中得渝上近耗始知峻遷之的曷勝額慶明公慈仁
禀賦忠厚操存明三尺以體欽恤之心奉六條而公㢘
察之柄折虎狼之爪吻辨雀鼠之牙角不待長語可卜
古井無波矣某私喜枌榆故國昔無喬木今有世臣陳

時梟事之餘廣龜陵之社粟以飽蜂腰振北巖之文風以鼓鶴聞合浦珠還在下風矣先生毋曰奪我鳳凰池鄉國幸甚吾黨幸甚其辱知深厚不欲過為辭說陶陶遂遂自不能嘿毫楮所殫情實俱至伏乞台照

又

某恭審縉雲雪崖之會江山清奇氣象明淑異人間出潤武峻飈由鄭公鄉坐大幕府為列郡侯摠鼓浮航迆衍勢順望錦繡洲邊江花水葉爛熳卷先聲而東行為

社稷天下重矣調攝之請文言亦煩其壯歲盤桓北巖
覯書匱蠹涪之北程譙尹三先生此焉闡明神易太史
揚之蓮蕩續之而涪以易重淸江出涪之東爾朱白石
此焉羽化帽仙踵之鄭仙繼之而涪以仙顯由是仕于
峽者咸以涪爲榮程劉聞于前曹謝光于後率皆凌靑
遡紫上玉登金先生以先君華裔寵賁江山又將明晝
前之易餌形外之砂飛上鈞天工宰人極槎頭轉春風
易巖仙窟特一傳舍其曩客渝城每于文趙二先生間

挹清絶飽芳鮮落羽萬山中習氣踈野便風端鳫不一奏記恐悚何言此月强半方知躔象已次龜陵卿雲𦆲氳出摩圍峯頭寒陬冷曹不火而温倍萬喜舞亟此熏瀹申賀厦之敬鄉德情涯憑楮偪塞

送太守壽儀劄

久棲鸞幕喜遇熊占方同然旅進以熏一瓣之香乃過甚謙撝而却微塵之玷滄溟有外細流何歸雪竹霜松固逈然不着於塵坌溪毛澗藻尚庶幾可羞於王公再

列悃忱冐陳嚴峻幸少寬於約束希俯納於涓埃

又禀

不避呵斥涔有控陳顱惟頌祝之微誠至辱謙卑之再却莫知進退愈切凌兢在君子固削繁文於小人莫表誠意念辱知已久有天蒙頂踵之恩而舍是弗圖無地効絲毫之報尚祈仁恕曲賜涵洪瀆誠懼於再三容切希於萬一

禀王守餞其長子出江劄

恭承長内機烏檣風順鴨緑波肥雖燕語之留人奈花飛之送客煙中江柳朝戲黛眉雨後溪花曉含紅淚物態如此人心謂何某于東閣屢諳瞻犀挹玉之緣向南浦倍惜臨水登山之别輒具春風一盃酒同邀丹穴三鳳凰薄言請違非曰飲餞勿却懇懇懃懃之請少攄依依脉脉之懷曲賜允從㫖勝榮幸

謝送生日劄

曲承珍帖併辱多儀對斟餐黄菊之秋光味冷笑紫薇

之雪詠啜雲腴於雀舌嘗霞酌於兕觥分外清奇頓忘衰晩亟兹占謝伏乞丙原

又

廹兹重九再見始生自惟東閣之陳人益厲杜門之素志曲承珍翰併辱隆儀煙瑞星聯光生蔀屋玉霏雪落重拂竈塵既佩意之實麗欲循墻而安避借以肅入未免包羞草此先露萬一謝悰非筆所既

回巫山李宰劄

其㠯者學生託蔭潘花曾因便鴈徹聲藻續洪雲自後
不遑嗣寄美人一方引睇翹切巫陽蜀之根本仁賢鼓
疏越之音以撫字其民嚀嚀方言化為風謠廣譽泝峽
而西最聲與江俱東殿頭雲角皆穩着脚處檣烏翩翩
好音只昕夕矣其日薄崦嵫問戍納履望巴山冬杪欲
雪亟思袖易編倚巖熟讀涪陵使君得以北巖縈絆學
生繼至力請為象瀩之行失其本心亦已甚矣不謂譙
譙君子聰聽惠心寶帖與尊狞俱來情文腆異祇欲旋

壁恐貽訝譴降拜肅入臉耳發紅譙達徵先生有詩云丹葉不勞題姓字免隨風月落人間敬以謝復以請何日良晤寫此心懐更加厚自存我推以及人憑楮真叩

回黄州劉子西巖先生名恢字伯洪

某即日祖暑末垂穉金柔伏恭惟勝算雍容長城屹峙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比僣越奏記深懼犯分唐突尊威乃蒙撝賜寶緘盥肅莊誦德語謙温如廣宙包涵不鄙卑賤如此天下士尚孰肯有言而不樂告哉恭

豕卷懷易退顧言丏歸仰歎先生不以醲厚動心度越流俗然當今不避艱棘盡瘁鞅掌深得軍民之情而足以當一面者如先生凡幾人廟堂必知所以處此矣況使府為淮西根本荆襄犄角勢差緩而實急必欲厚根本之地强犄角之勢偉度卓識又有居先生之右者乎其肆言狂妄曷勝惶恐性善先生前處中復之變甚自寛釋其等日夕侍坐聽講尤用忻喜只是氣弱多病蓋去夏以苦目多服大黄次第已有脾弱之根今歲又當

其時食不甚快六月七日云大小府不暢命醫作通劑至初十日大府通而不節然初無甚苦命某等就榻前講書晚猶出見客十一日尚押文字夜後覺困甚舍侄輩扶坐巍然而逝某等獲賑斂含雖粗合儀節而無先生一至親在此漫擔當大事不勝憂惶幸稟懇悅齋先生李御史吳中書以主持其上不至狼狽無措也近謁鶴山令某等事辦便可撥發登舟至黄池待友顔之來庶免意外憂虞朝士多同此意七月終可到黄池則友

顔亦必來至計不遠得參拜旌麾以請冐昧之罪也先生所附性善之緘元未領至來人云已發回矣舍弟房舍姪醇親戚王卯應仝此列拜申覆不敢贅陳於德履之前萬乚鈞察

答黄循齋劉子

某十月在涪陵承韓判府惠書祝以刋刻先生所作北巖重修書院記即便仝職事過江尋擇堅珉却惟在山頂鑿崖方可稱意韓公書辭便欲成事恰書院後有一

片碑翻視鎮先生記中所言後溪劉公之作涪人謂其中說坡仙議伊川之拘亦猶伊川議東坡之肆用是久仆而不復立茲因先生言及其喜後溪之碑其興也有時因使匠者磨礱其石堅潤可愛遂就刻先生之文建于樓之左方如向來西州江瀆祠中兩面碑體樣令明顯可觀而後溪先生之文因吾循齋復著于世記新起廢一舉兩得人皆慶快來記中亦略易數語殊覺僭率恐再稟而行則不就緒碑已刷印擇日建立而其適下

獎門然規置錢糧已定想今時進本已多日矣其以小學生遠來迎養不得歸鄉尋便瞻謁深切懐思學生欲就兩考而歸計上流多無見次若得一二年缺或遠地不必之任教官庶讀書三載勝如汲汲官塵終為俗吏也照臨之下豈無託蔭之所弟前書言徹戌後投簪之計必得請而後已則亦不敢冒然孤立于風寒之地却當父子還家日侍詮曉之益耳台體想康健地遠都不能時伺興居喜聞奏蔭令弟叔髙契約友如先生篤念

手足卓出流等一段甚光明却非好名之為敬仰敬仰

王使君新亭初架詔寮屬尋太史孟嘉之樂劉伏辱熏慈寵貽教翰喜華亭之得勝欣素節之伊期石聳山高佳致盡歸于收拾菊黃茱紫秋光閒入於牢籠太史之幽放可尋孟嘉之逸情堪繼吉蠲勝日呼召閒曹尋眞樂於事餘契清酬于公退恭聆旨戒倍切懽愉亟控謝誠端祈炳諒

與王希尹劄子

自台旆東征無日不思義道相長之益累承所惠書字字皆切已求道之語可謂信之篤行之果孜孜不已如此令人手不釋緘喜不能寐喜知榮赴奉母敬兄長稚團欒真樂不可名諭而招諸生以講唐虞孟氏三樂賢友兼之一忱詠賛宿抵黄溪未即良晤傾寫浩蕩草草敘别敬盡衷曲

代通包撫機劄子

某即日乾德亨大暑竜恢台恭惟某官帷籌中妙帡覆

遠加長養一襟詠歌三峽台候之福如川方增其春江
倚柂挹綵花之論於水溶沙煖中滿抱塵土一日蠲濯
草草言違又歷華亭飲餞妙畫千屏夕陽半峽側弁登
舟滌餘醺而從清漣異境奇觀遂遇目涵泳髙情此身
真從武陵中來暮抵巫陽煙水杳隔便覺人間之有累
也領事已還日整亂緒苟可利民知無不為但郡欠大
司為目浩瀚而庫管赤立井既不隸于監所仰惟酤榷
兩務下流舟車今已不通稅入大減而秋米無復可得

償逋善後凜凜無策所恃洪覆在前必有以恵念而警誨之爾萬山間一小聚真是井底大都㑹羣賢所集毋惜時有以垂教之矍唐白帝宛然蓬弱聚真集仙莫形頌祝

答晏重三大劄子

惟問學一事此則某之所素懐平日欲盡將所得于尊先生者而復之華宗而不可得於兹英嗣寵臨日久相與講明亦覺領解開悟恨千里從游又廹歳杪雖直截

痛快言之不過說得梗槩須是待其西歸相距不逺朝斯夕斯看說得幾何所見教時文亦善發明其如今不甚喜說時文此間諸友多以程文見教却覺慵懶遂杜門謝客不復與士友接茅屋短窗閑玩易書求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說倦則兀然閉目而坐覺得自是窮禪客別無滋味可與時人咀嚼契兄聞之亦必欠伸瞌睡矣何時瞻對登山臨池把玩為樂驅遣此淡生活也

代上劉察院劄子

其頓首再拜撰序春令婉娩南雲欲飛恭惟其官烏府
策勲鴻卿錫命君子所履有翼其臨台候動止萬福其
心聲廹窄辭不容緘謹吏墨以涵典籤伏祈省視其竊
惟三才一氣耳靈於天者光靈於地者幽靈於人者秀
而文先生童齡通六經擢高科登顯仕此豈尋常儒學
等流其為間氣所鍾亦明矣夫間氣與世錫福眉壽無
有𢆯也蕭圭長語言之亦頌其恭審宗伯掌邦禮以建
邦國豈其聽於神乎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品制使

兩間萬類各得其宜在得人焉惟寅直清以宗主之然後禮達分定而天下平比聞先生以明道辭監察求外補之意消詳出處乃膺眷渥晉陟禮卿春秋周禮之變也與其嚴襃貶以分邪正於抨彈之中孰若盡誠敬以飭倫分於揖遜之際安國家定社稷張主一新神人交慶太和自此致矣其敢不為天下賀其曾於大幕快覩星鳳間邈光儀幾更歲月每獲覲王前論列陳義慷慨令人喟嘆自適三復玩誦益深彼美人兮之思蜀事漸

費支撐所謂無麪餺飥難責婦巧其幾思放棄江湖而義不能昨春代庖昌溪今已汰去料院日月亦遂過滿亟欲晉揖光霽濯此鄙俗輙以時事繕成長書因便繳獻惟先生矜其惷愚憐而録之曷勝萬幸

與台州知府趙德父秘書劄子

其不通起居之問十有五年神魂飛越無時不在於潛之天江山修阻不能間也惟是亂離流落罕伺端便奏記簡慢何言不審友兄年來為況何如得缺何地晚俊

後學亦有悦好義理來相從者否雙峰先生今時安在想亦不復更出白鹿安定何人主持願一聞之人材學術關世道盛衰文公高弟滿東南嗣響豈無人耶性善先生既無嫡裔今其族人嗣守餘澤而已蓮蕩先生僅存一孫其族人伯慥者在仕版可入宰矣伯慥之子今舉登第見居巫山為避地計性善之學好者亦鮮有王希尹者慕道甚切見注常德教官未上向來趙子寅傅之曾謁雙峰有志理學今以憂居家弟全父之子名損

見在漢陽小男炎卯倅厮從師頗可教俟稍長而訓之看如何也長男少箕姪昂濫中類省族孫格冐為冠聯袂入對令奉書瞻德容而炙明訓昂講周程文字之書有年必欲力行求至幸友兄予進而玉成之其至願也其已未避蜀難出峽寓常德之桃源來春又欲之漢陽歲晚衰頽無復長進日夕静坐期欲萬想不萌於心而未能也時玩所通之易擴而充之義理無窮愈精微而愈廣大至於莫可為言私切浩嘆友兄真積力久充然

有得希有以教之至懇至祝

辭權倅公申劄子

伏準使牒備制劄指揮委權管幹本府通判職事押到印記請交領回申者照會某衰朽摧頽不自知止冐領教職得過其分又且朝省近降指揮教官不許兼職所合遵守以免罪戾且某從政郎資序職輕位卑不宜權攝倅貳今見在本府官以職則節判以資則彭水知縣二員中皆可差權合自本府選差庶於條法人望允為

穩當如其決不敢冐昧領職所有印記仍發田使府乞
賜改委施行

與趙侍講劄子

某倏違光霽二十有一禩矣歲月逾邁嚮仰一誠直在
於潛五雲深處壬戌之秋託舍姪昂遠致開府相卿之
賀伏被教帖盥手擘緘莊誦數四言言真實不啻論心
什襲秘藏時一開誦有如良覿喜慰謂何近覩邸報忻
知華擢從班侍冕旒而專講席啓心沃心論思獻納推

平日所學以福蒼生方今内修政事為第一議侍講韜晦日久深知時務之要不待衰翁迂叟之言入陳王前不異於和靖先生以伊川講事之美而接續性善先生開陳未盡之學也不審能使老友得一聞乎性善先生講藁奏議季男炎卯守珍日已奏上天朝蒙後省議與立傳兹又將附年譜行狀申史館惟性善合有賜謚更望侍講執事特賜主持建明吾儕亦不負於師門矣度同哥竟無嫡傳立其族人武者為繼今在渝任總幹全

父弟之子揖更名炎已秉習周禮亦能執事可赴科場
已於咸淳二年受季男炎卯之䕃該登仕版恩命幸叨
無非平昔文庇所覃以分位有間更不令作書上瀆前
輩台閣寶眷想隨軒在京或只在於潛耶其不敢一一
申詷伏惟台察某年八十有一老眼眵昏步履艱難止
就季男炎卯寓居便菽水而已長頑少貧遠在吉州之
龍泉今得制閫申辟總所監庫冬月必得團聚恐欲聞
知相望數千里臨風不勝依依希恕其略令嗣閤學想

德業日進併乞台照

代羅從周通前人劄子

其伏以槐夏恢台梅雨清潤恭惟某官機謀妙密慕望老成四蜀仁言五溪生意神修共棐台候動止萬福某吉蠲客墨申溷主書拙甚鏤氷尚祈流電

又

某仰惟書出于洛造化所以立人極名宗於範先王所以扶世道時異數合理一分殊吉人為元龜太平知有

象矣劼毖鉶篝安敢燐爝其恭審其官文章巨擘道學
宗工萬卷拄腹而退然若虛大川獨航而畀以自牧明
月方照人於棘道夜光忽按劍於蠻方藺相如豈直屈
廉將軍哉趙清獻幸深識周茂叔矣今大閫亟圖於定
北屈長材先務於南安從此一州達之天下特傳驛爾
秖恐江魚之入饌又催彩鷁之隨風其拭目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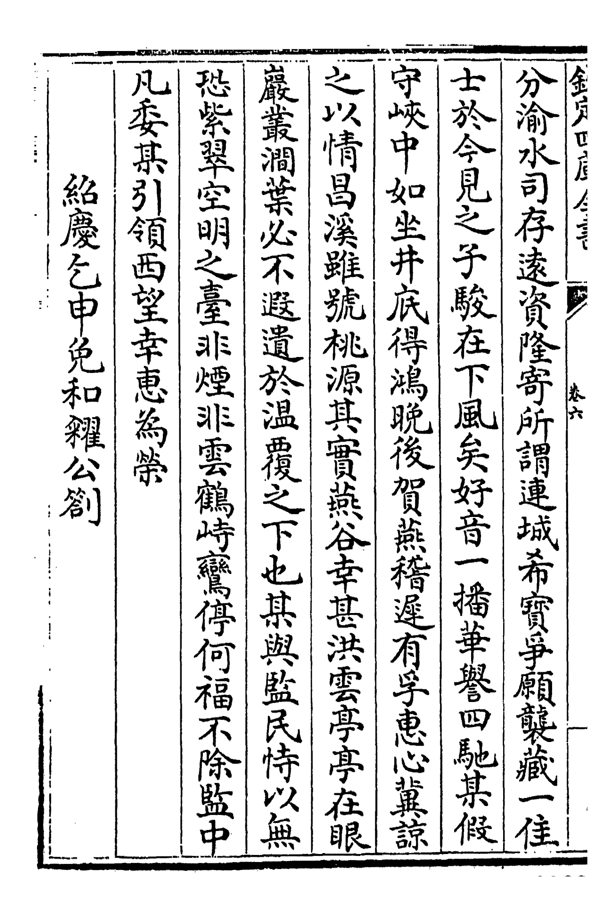
又

某三世業儒八义學步凌雲戰藝幸託根桃李之場黔

水掾曹喜竊芘芙蕖之幕逢春兩度遇主三生誓捐軀
殼以奔趍倍切輩流而踊躍薰心賀履頓首飾箋駢儷
贄誠蘩蕪自愧一經煥爛萬有寵榮某下吏不敢僭申
紫府翠蓬之間寅想象緯昭垂鴻鸞茂介行即斂板拱
俟鳴鞭

代賀朱撫機劄子

恭審其官蘊不器之才負兼資之略幕畫出奇帷籌得妙
此殆見其善者機未足攄所素抱也瞿塘風月近得平



分渝水司存遠資隆寄所謂連城希寶爭顧襲藏一佳士於今見之子駿在下風矣好音一播華譽四馳其假守峽中如坐井底得鴻晩後賀燕稽遲有孚惠心冀諒之以情昌溪雖號桃源其實燕谷幸甚洪雲亭亭在眼巖叢澗葉必不遐遺於温覆之下也其與監民恃以無恐紫翠空明之臺非煙非雲鶴峙鸞停何福不除監中凡委其引領西望幸惠爲榮

紹慶乞申免和糴公劄

其竊見黔之為郡地瘠民貧去年只因中熟軍糴獨不與諸郡蠲減之數本州驅催稍嚴自秋徂春民力困憊餘欠尚多勢無可得農務正殷勞者弗息良可憫念判府惻然動心許為備申大閫千里之民舉手加額竊意閫帥仁念惻怛明通公溥必不於遐陬遠地而靳欲乞早賜申上庶使曾不崇朝澤滿荒徼甚大惠也

辭蒲常齋俸粟劄子

重惟蜀事至於不可支持之餘明公出膺大寄纔試活

着頓策殊勲形勢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天地鬼神
為之感動時運氣數為之轉回百萬遺黎銜戴鏤刻不
可以言語形容名狀藻繢日星高明固已厭之其何敢
襲浮華以塵大觀明公心上經綸兵間出入餘數十年
矣敵情變詐料之必熟邊將賢否知之必詳形勢緩急
生民利病胷次酬酢劃裁之妙講之必精功業見乎變
菸其時矣某投簪考槃興懷水石學生歲早濫叨誠一
不幸明公子進太過弱步豈扛其實憂敗事不極其隨

因得以夷猶睇觀乎蓬婆雪嶺之天爲幸多矣由嘗劉命俾以扶老禄秩竊念方今庚癸之呼正急焚竭已盡正當從事苦節捐不急之供以賞有功猶懼不濟繼廪長貲不知幾披堅執鋭者之禄其安敢晝墁亡藝父子逐逐以蝗太倉乎且分已休致不應更靡廪食以貽掩耳盜鐘之誚伏乞收回命賜俾得蔬杞菊以自適於白雲之陰不勝至願伏惟鈞察

與王禹錫知府劄子

其去秋省闈竣事嘗得晉瞻師範以匆匆回賤職不能
再造墻伋良為簡慢何所逃責九天溫渥宅牧南郊先
聲飛馳輿誦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為煩難
而以江南為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
上之人常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爬梳江南壤地磽
而物産薄當途例曰桃源政令無復顧惜以貧民當厚
賦上下追促日在膏火一僻之外他無可樂惟先生踐
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閩雅敬深信屈為

此來利興害除上信下安黔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腐材疎欲隱無地掾學黔南圖為茍活蝝蝗廩粟百倍悚慚不謂皇皇何之之秋遇與人為善之長行遂親炙學所未到靈根晚芳樂其有涯哉敬憑便風傾寫賀臆不敢呷嗄上瀆清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

啟

通任知府啟

維舟巫峽昔幸鄰西瀼之居掾學黔川今喜見東道之

主方踸踔鵷林之冷遽逍遥燕幕之安亟此修辭快兹瞻戟恭惟其官肝膽一劒精神五兵將種威棱功偉圖於漢閣名家勲烈言素直於魏庭憑熊軾建隼旟賢太守於馬借重伏龍泉攄豹略真將軍寧久投閒兹焉方千里而為諸侯益欲先一州而後天下坐開門鑰行陟殿巖某黄卷一寒青衫三世未分匏瓜之繫漫司木鐸之音歸自天邊欲羾雙魚之素陡逢江上爛觀五馬之光得諂一再之瞻夫豈尋常之遇聲心僭越頓首凌兢

謁胡漕使啓

播柳城之歌詠響撼九天新梓部之光華照蘇一道幸遇登明選公之際敢為入深藏密之謀傴僂風趨凌兢星覲恭惟某官識明裁决機妙轉旋於虞夏商周之書得堯舜姬孔之道孤忠家世慣擎一柱之天正學源流端接五峯之派出膺時用自結主知昔思南國之是强賜璽書而勞刺史今念西土之弗靖歌皇華而遣使臣果流地上之錢自給關中之餉户不加賦而鼓軍聲於

大振野無棄材而澄吏版於肅清居者倉行者囊佇見狼煙之息言如綸出如綍即膺鵶墨之翻卷起洪雲歸為霖雨其六官汙淺一第踉蹡惟知性命之茍全屢撫時機而不發卷阿知用士喜隨幕燕之來大冶無棄金願作庭烏之繞陶鎔儻被感刻難任

與季兒定蹇用家烟啓

諫泰稷之潛師仰欽華胄止唐宗之降制俯愧衰宗絲蘿聆春早之言松竹定歲寒之約漫浪幾千里黄緣五

百年有以相之何修得此恭惟令愛紉香彩服姿稔著於德言而季子濫紆青衫學未深於詩禮承樂賦夭桃之章而降志敢不歌木李之句以修辭濯烏樠之泉漲宇川之波自今游泳扇鶴林之風出巴山之户隨意弄吟為臭既同有懷斯吐喜婚姻之議付一言而決於世俗之文毋兩可之持既締好以交孚幸一心而相與玆方解季裘而卧袁雪難曲盡於典型尚祈矜㸃室而覆莊雲悉韜籠於瑕玷三薰染兔九頓憑魚冀錫珍符式

諧嘉會何期速也氷未泮而歳云暮廹其謂之吉之從
而時勿失聲心懇切憑楮凌兢

又爲開二姪定趙守宅姻啓

雲漢西流仰止天孫之飛杼渝江東去幸容海容之秉
槎黌緣四載之門墻宛轉一朝之眷屬揆其宜鄭非偶
也曰所貴趙能賤之月囊既探氷語敬贄恭惟令愛幽
姿閒淑閨儀燦秋菊之芬而猶子學問空踈旅食漫霜
葭之倚曾未吐諫臣之議論乃竊附公子之婚姻自陳

敬仲之卜兆於當時而平原君之名重於天下儌福若此銘德謂何一諾蒙季布之堅合家許子桑之簡鳳占良月龜協佳辰納采請期璧甚慚於歸趙攄誠尚實義深冀於扶陽佩意釐淯聲心偪仄

通紹慶倅李節父邁性啓

其即日梅邊春到氷底陽回恭惟某官大閫借賢專城得相修靈介紹台候動止萬福某踈瀹霜研詷承月秉遠致鴈賓之敬少伸烏遶之情靜言凌兢炳覽榮幸

又

其仰惟其官方舟聞望大袖聲稱明帝王之制於五十九篇悟精一之傳於四十六卷巍科早拾膴仕薦颺廣厦細旃講論唐虞天下公望而且分麾半刺翺翔古巴黔中君子廉取固如此耶珪璋琬琰豈久委塵鳳凰朝陽爭先覩之爲快其喜爲先生道

又

其久慙竊祿亟願投簪有心鋤邵圃之瓜無地種陶籬

之菊昔望美人於安溪之涘今見君子於黔水之濵知有賞音何妨冷宦居然深雪裏如坐春風中洪雲層重距躍三百

贄李倅啓

安溪拾蕨幸逢對酒之謫仙黔水採芹獲事題輿之監郡喜瞻承於兩地知倚戴於二天即遂逮枝敢亡執贄云云

贄王倅啓

光風千里霽月九秋載立之監臨以莊行以簡半分而刺中不倚傍不流宻參民政而寛濟嚴妙畫邊籌而文佐武不鄙窮陬之遠少期斯道之行尊王賤伯以淑人心霑膏溉馥以陶士類兩年溪洞一變魯齋郡治中得龎士元可謂賢矣天壤間有王郎子豈居此哉公固無心春應有脚其材非適世學謬通方好為人師真汗顔於袖手得其所主希濫叨於賞音依嚮惟專鋪陳第切

袁貢玉兄弟啟

圍峰毓秀黔水鍾英雄文排宋玉之衙壯筆比羲之之面月華照夜琅琅渚畔之吟雪片滿頭穩穩城中之卧居然藏器會有賞音酬十年燈火之功快一旦風雲之便其材非職教責愧負丞胡為來哉友其士之仁者此非坐也忠焉能勿誨乎偪仄占辭凌兢控謝

馬學正啓

材猷博洽器局老成素高南郡之聲名宛有伏波之氣節合騰聲于三輔乃看石于五溪豈功名理固然哉抑

造化將有為也天降大任器具晚成毋曰徂年之已流會見壯情之方勇有來一陽見其不知量也游從二馬忠焉能勿誨乎

祝說書啓

渝江孕秀黔水蜚聲介然公卿之譏節高兩漢偉已賢良之議名著九江未空冀北之羣暫隠南山之霧天將降於大任器不妨于晚成行舉魚鹽即膺象肖